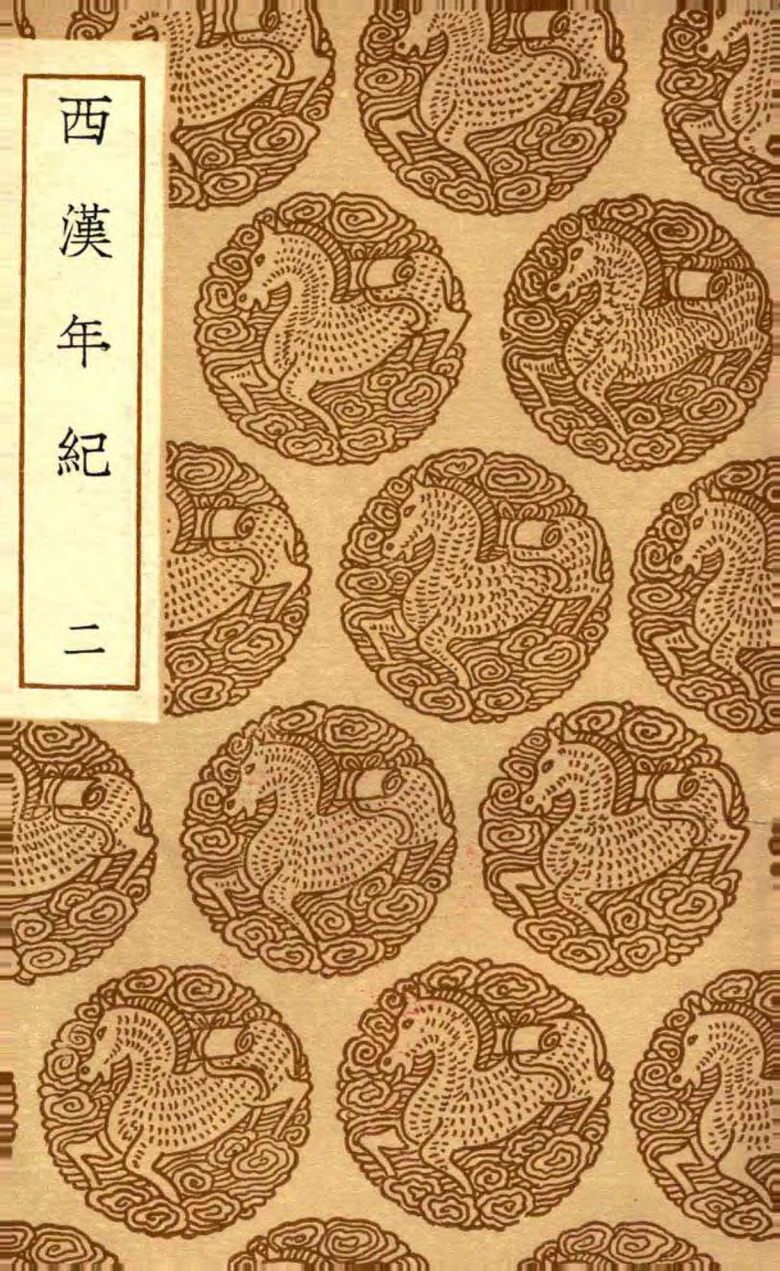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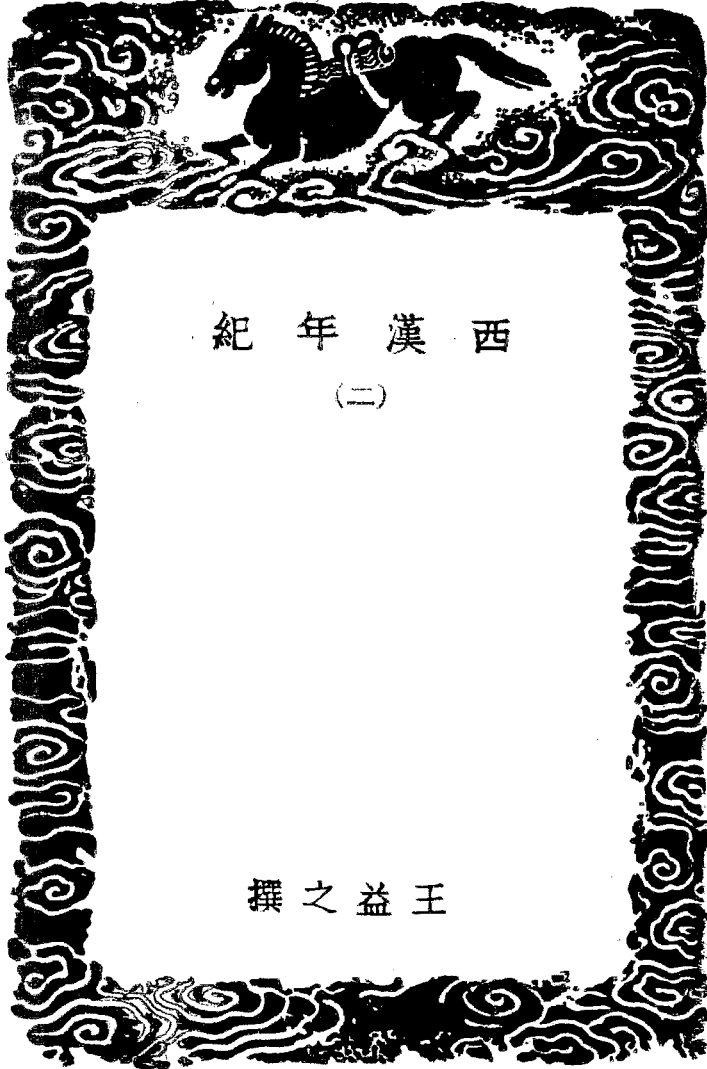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  
二





西漢年紀

(二)

王益之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西漢年紀卷六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

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長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

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首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生長，母恚，卽自殺。吏奉長詣上，

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爲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

卽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卽位，王自以爲最親，驕蹇，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

椎殺辟陽侯。帝以爲親故，弗治。史記淮南厲王傳按原本無長心怨辟陽侯，五月，匈奴人居北地、河南，爲

寇。帝初幸甘泉。本紀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史記大

太原王參更爲代王。漢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于三年，漢表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爲淮南王，太

天子析舊國爲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

陽，使參盡得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表載于三年，匈奴入寇之後，都晉陽如故。三

陳武爲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邀、深澤侯趙將夜，皆爲將軍屬武。大事記：案濟北王反以下十六字

原本除去今補入秋天下旱。五行志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厄賣反

選思究反蠕音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

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荀紀皆不載，不知其時第云：今匈奴

武平濟北既還之後，案上文但記陳武擊濟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差恥，誤

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

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

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化陞，爲功多矣。且無議軍。律書帝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敵大入雲

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敵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

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

自知其爲雲中守，或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

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與毆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田叔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入邊之後。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賈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讀曰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傳：考異曰：荀紀通鑑，並載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服賦，首稱單闕之歲。蓋灌嬰已死，無由譖之。今附于甲子歲之末。按今本荀紀四年無貶賈誼事。

四年春正月甲午，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丞相，卒就卿所緒。正

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蒼傳：按原本無本，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爲御史大夫。

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顏曰：邸，郡朝宿也。一月見罷。布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是年申屠嘉爲

所載，旣非事實。荀氏漢紀又載御史大夫袁盎、韋孟然，旣未嘗爲御史大夫，而文、夏五月，帝憫濟北王

帝時亦無所謂韋孟者。漢百官表載御史大夫圖，亦無姓氏。及除拜始末，今皆闕之。夏五月，帝憫濟北王

逆亂，以自滅。甲寅，盡封齊悼惠王諸子十人爲列侯。漢書紀傳：史記漢書侯表，並以五月甲寅封，紀作七人表。

自管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以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事記：大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

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榮及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

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

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火姑反，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傳六月雨雪，荀吳太子賢楚漢春秋云：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反殺之。於是遣

其喪歸葬。吳王慍於問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

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鄒陽傳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

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才性反孟康曰：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溲傳

五年夏四月，漢書荀紀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居宜反羨戈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

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

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工孝反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卽見濯船黃頭郎。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閒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

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

然皆不比鄧通。佞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年表楚元王傳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

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

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執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之欲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胡內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瘡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絕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奔音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熱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臣馮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瀆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隱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勅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十四。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按制史記作致漢書作置下同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觔。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音音車。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兩語見山不納。袁盎時爲中郎將。亦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傅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致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八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傳盎寶皇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其在禁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處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盎傳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諫淮南王事之後。荀紀列於六年。得之矣。今從本傳及荀紀。然通鑑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載張釋之爲廷尉於三年。釋之盎所薦。故併列。盎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徒補謁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調。不應三年便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盎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爲謁者。於文帝十年。爲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表尙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爲前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梁梁音。思災本紀。考異曰：荀紀作辛酉，漢書作癸酉，二者不同。按長歷六月，帝思賈誼，徵之至。

入見。上方受釐禱音。宣室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

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王太傅。考異曰：通鑑載賈誼治安

傳為服賦曰：單闕之歲，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闕。文帝六年，乃丁卯歲也。又言歲餘，文帝徵梁王上少子

誼入對宣室，拜為梁太傅。然則誼對宣室當在七年。至於上治安策，則又在為梁太傅之後。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傳。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

紀。荷

# 西漢年紀卷七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閒王辟疆。來朝。史記年表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音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孰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讀曰嚮下同。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教。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下更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步鼎反起。非有仄至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廬。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女瑞反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諫曰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庠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壘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古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諫曰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胡懈也。至於體脾音寬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脾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反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旦反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一二指搗。丑六反

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熬。古踈反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刊誤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言爲是。今從之。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熬。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嫚侮古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強敵徵令。是主上之操。十高反也。天子共讀曰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

縣而已。又類辟音且病非音。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五反

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不息長變上。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諡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稿也。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三表，賜之盛

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

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

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

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賈誼新書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處，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諡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

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爲太僕，秩二千石。

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

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恃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事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誼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寔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音繡。以偏諸。美者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皮義繡。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下同。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反。借父穰。音憂。鈕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音步其子。

與公併。步鼎反。倨婦姑不相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工奚反。其慈子蓄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居豈反。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日蹙。音賦。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令轉而

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令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

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音輟寢戶之簾。奪音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類妙反。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鉅衣反。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下更反。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

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體。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

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與管同。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

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反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存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讀曰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與論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

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譬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傅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竹仲反。采齊在私反，趣讀曰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于萬反庖廚，所以長竹兩反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讀刈，草菅音森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讀曰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讀曰之以德教。或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益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亂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擗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千六。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擗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別、笞、僇。音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庖。被戮辱者。不秦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虛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先列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讀曰亡恥。莫胡結。詰音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延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類面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音甫軌。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曰軟人。究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臬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也。而請臬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古戾反。而加也。其有大臬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反。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讓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誼傳：此見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史考之，下吏始周亞夫，非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爲得其實。今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有官表本傳。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春大旱。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夏。漢書紀：作春。今從漢書。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爲霸陵。史記：大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攔同。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

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傳：考異曰：事見盎傳。後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疆、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吳著，凡十一王。東萊解題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考史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並不復朝。是吳王稱病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疾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

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固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爲置後。漢書侯表：考異曰：此事見鄭氏。南陽張釋之，以貨爲騎

郎。如瀆曰漢注賞五事帝十年不得調。使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兄。釋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之事於三年，以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考之荀氏書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

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

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齋夫爲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齋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

公車令。釋之傳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晁錯音厝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尙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隋直

涉尙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隋直

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晁錯傳考異曰史失其年按錯傳錯受

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今載於拜家令之前一年燕人韓嬰爲博士韓嬰傳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體固自孔

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與容

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帝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頌者由徐

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爲好古至是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

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遊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

雅經博士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

一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晁錯受尙書之後



# 西漢年紀卷八

##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

史記年表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

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劉金四兩。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

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是年歲盡。薦之。方德爲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爲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喬大夫拜公車令。爲公車令後。始劾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

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之劾下車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張釋之傳夏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梁王賈誼傳。賈詣上疏曰。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讀與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

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顧舉淮南地以益淮陽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文義不足疑原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賈誼傳絳武侯周勃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坐責之趣讀曰爲我語其樵少文如此勃傳

太史公曰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鼂錯傳時周仁以醫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毆音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毆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毆安邱侯說庶子也周

張敞傳。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讀曰價如舊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顯更錢者次直出錢顯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

所謂縣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歲

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服虔曰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價也

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讀曰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益橫胡孟反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

王濞招置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吳王之謀爲逆也枚乘奏

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

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敵無窮志樂終萬乘之權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匈奴寇狄

道本紀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士卒底與砥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

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古草字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七曠反相屬，之欲切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

不當一。荏音桓葦竹蕭草，木蒙龍來東反支葉茂接，此矛鏃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量錯本傳此句下尚有士不選練卒不服習以下數百言此本不載傳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已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裁同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最錯傳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閒王辟疆來朝。史記表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二月，出惠帝

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

上疏，故併附於疏後耳。按梁懷王揖傳，揖即勝也。云揖薨，明年梁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

書喜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上聞之曰。

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通德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  
南王爲厲王。如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書於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傅。本  
紀初賈誼嘗論以爲

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

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

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

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

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

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漢紀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

行權於下。治不公平。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強暴寡

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并督監御史。通典漢儀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年表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考異曰。百

官表載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爲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遂書於後三年。今者刑  
法志書釋之爲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三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得

之矣。今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

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黜。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三則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

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

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爲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議文帝廟樂詔曰。除宮刑。重絕

人之世也。蠹錯賢良對策。亦有除去陰刑之語。是宮刑已除於文帝。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

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

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

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

先至而犯者。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怒曰。人亡道。適盜先帝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吾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

然以順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

下稱之。張釋之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

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

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

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

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

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

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

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

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

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是淮陽至是方爲郡也。十三年。又除戊卒令。史記大

除戊卒令。遂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戊卒令之前。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史記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

云。緝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後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氏解題曰：奇兵，漢書作騎兵，非也。胡無步兵，今從史記。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傳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匈奴傳贊遣三將軍軍隴西、北

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常騎侍。顏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常騎侍。數從射

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廣傳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

反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

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張翥反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

服色上黃。郊祀志：按史記漢紀，春詔增壇場珪幣，無三事。下丞相張蒼，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

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表春，黃龍見於成紀。本紀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

於民，歲以有年。朕幾讀曰翼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

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

司以歲時致禮。本紀：按原本，趙人新垣平以下，屬九月舉賢良文學之後，誤。今從史記本紀，移入此處。又原本，此上有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祀靈以歲時致禮如故一節與所引本紀修名山、大川條復今刪去九月，詔有司舉賢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弋鼓反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類寐反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子容切。

竝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

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

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

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

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密之，重直龍反之，閉

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讀曰呼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量錯對曰：「平陽侯臣密，汝陰侯臣

窺，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反，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與管同子，而爲

伍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

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畜等。適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皮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勸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弋鼓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

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讀曰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

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黨汚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

五伯與讀曰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

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

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竝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與集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

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蓄讀曰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盡。

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邱勇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慳。千感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讀曰非。讀曰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傳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燿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尙有城陽王帝憐悼惠王適嫡讀曰嫡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王傳陽

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

勃音勃侯辟光爲濟南王通鑑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五行志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

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四字據表封

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曰荀紀載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考異

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爲郡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

免侯表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

謀反恐非事實今從

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正月壬寅，天櫓夕出西南。天文志匈奴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先列惡民貪降其趨，諫

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糶、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替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火規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人、宛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

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歷是年九月丙申朔戊

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本二日耳。當是荀紀爲是。

今從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本傳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青事見百官表爰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

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曰材官能脚踏蹶弩律遷爲隊帥所類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而君自閉箝其矣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爰盎傳是歲地動史記大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竹仲反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封爲條侯周勃傳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史記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秋大

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今本荀紀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荀氏漢紀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與荀紀不同今從荀氏紀是歲置谷邑史記大寧

侯魏指出坐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靳亭坐事國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據文

四月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註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來朝。年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荀紀五。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

書匈奴傳。改爲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語見

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遂再令戍邊耳。自十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按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

獨書于春二月。發財官屯隴西。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彊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敵。匈奴。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秋螟。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壘。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數頃田。天文志。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二年。非也。今從

天文志。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史記。漢書至此異姓盡矣。王。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荀氏

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周勃。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

車爲郎。至是爲中郎將。荀紀。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嘗至市井游敖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律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 西漢年紀卷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

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爲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

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爲皇后。外戚傳。乙卯。恩

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外戚傳。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

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

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書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

是蓋失於不考耳。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

不過也。釋之傳。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禮爲平陸侯。

富爲休侯。歲爲沈侯。猶侯。執古義爲苑胸侯。楚元王傳。至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兩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

姓至晉始兼以庶姓。匈奴入代。史記。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紀。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

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止於代乎。今從



漢書本紀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為淮南相本傳六月即位考異曰按釋之傳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帝以去年

詔議有廷尉信名今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

令本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

以為元年今載於定臧吏律之後按原本無吏授所監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以為二年按臧錯為左內史在

元年豈得二年方以中大夫臧錯為左內史百官表以大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

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

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帝以其迫近憚之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

號奮為萬石君奮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吮自充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若問疾上使太子齧仕客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

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

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下吏驗問頗有遂覓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閒王都樂闕為臨江王都江

餘為淮陽王都非為汝南王都平彭祖為廣川王都信發為長沙王都臨湘漢德闕栗姬子餘非程姬子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

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爲河閒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

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弋政反易。獨至今乎。綰

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

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閒王太傅。綰傳河閒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賜

金帛以招之。繇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閒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閒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閒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

受所爲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爲博士。儒林傳河閒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

河閒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竝居重服。通典葬南陵。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

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鄼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

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爲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漢

作嘉當是紀。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  
謂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長歷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  
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  
猶未誤。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角反，妮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為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  
 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吳王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襍議，莫敢難，獨詹事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  
 客。孝文時嘗為吳相。嬰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漢傳、梁王武、河間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為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戊乃與吳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  
 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

角有毛。

荀氏漢紀

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

荀氏漢紀

十二月吳

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荀氏漢紀

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

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錯傳

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前今附於十二月末。

春正月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為是今從之。

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

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

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

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欲之相已將

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

淮南王傳膠西王卬為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

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本紀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其子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李

廣傳云：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遣曲周又接表，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將軍擊吳楚，所謂三十六將軍，其可見者，纔如此，餘皆無考。

侯鄼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寶嬰爲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

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乃賜金十斤。寶嬰吳王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閒王

太傅衛綰將河閒兵擊吳楚。衛綰。鼂錯素與爰盎有郅，錯以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

是，欲請治盎。紀。荀永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

恐，夜見寶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寶

猶未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諫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

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諫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錯殊不知壬子。」兩字見百官表。適使中尉召錯，給載行。下更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

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禮書。

見游孟令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

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古餉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

曰。此見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

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卽此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爲上言之。本傳之誤

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音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

不往。又使使勸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爲梁將軍。號了將

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

本仕吳。去之梁。今吳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才各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

兵圍梁。故以書諫也。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

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

餉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

聽。枚乘傳。二月。吳王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

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

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容。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

殘民家。掘其邱壠。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

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吳王濞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本紀作壬子。按長歷壬子乃正月

壬午。無疑。當是紀誤。一字。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

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傳。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爰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為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已已。封寶嬰為魏其侯。外戚表作已已。按長歷是年

六月辛亥朔無乙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寶嬰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

印。故還賞不行。李廣時穎陰侯灌何。灌夫弓高侯韓頹當。韓王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

功臣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韓王信傳。以爰盎為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漢書本紀。使魏其侯寶嬰為太子太傅。寶嬰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為大

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擬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

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

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秋七月臨江哀王闕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

國反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寶彭祖為奉常百官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

而戊戌乃二十六月書晦字亦非今刊去之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田氏陳周庸亦以豪聞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

田氏事觀之乃在鄆都為濟南守之前帝聞田氏豪滑以鄆為濟南守至則誅滅田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為中尉以執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紀本先是纒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

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娶以為妃及立為皇后毋寵母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

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略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傳十一月乙丑廢

太子榮爲臨江王。

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立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己

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十五日當是通鑑爲誤今從史記年表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

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盼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

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

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兒反

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帝

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

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

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

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

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

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

音支。加懟。直類反。

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盡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實要栗太子既廢。

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

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爰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

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補。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嚮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帝拜邳都濟南守。至則誅嚮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

是帝旣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歸。而以邳都爲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衛綰傳。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意。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召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為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為太傅，並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臧為少傅，申公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為舍人。當時，濮陽汲黯、司馬安為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賀昆邪孫也。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

為丞相。時釐音人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為丞相事。趙禹為史句，並無緣起，又誤屬夏四月之前，今為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月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諡誅策。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為私也。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

策。王薨，遣中大夫弔，祿祠，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

當是武帝世記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

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為私也。

當是武帝世記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

策。王薨，遣中大夫弔，祿祠，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也。此亦追敘者之辭，今改作中大夫。

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本紀臨江王榮坐侵廟壙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

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年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薄戶反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爲書謝

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士置冢上。

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

之官。願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

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考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太后三字，以爲匈奴中都

必白之。太后惟太后中都，以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存此三字，爲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夏四月乙巳，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

紀建德子橫，遼侯王悍子棄之，新市侯趙夷吾子周，商陵侯張尙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九月，按漢書功

居爲山陽侯，並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

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枚嚴夫子，嚴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詭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

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

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  
屢脫死如毛鷲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名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  
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簿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曰。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  
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爰盜事。卽窮竟。梁王  
恐誅。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  
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  
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誦。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  
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  
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於  
是上賢田叔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

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王嘗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梁孝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考異曰：周亞夫傳作五人。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爲安陵侯。十二

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爲列侯。侯表。

班固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

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

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爲清河王。乘王夫人子。史記年表本紀外戚世家。以轅固爲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爲博士。竇

太后召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麋。上知太后怒。而

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麋。正中其心。麋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爲王

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傳。齊人胡毋生以治春秋爲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母生在帝時爲博士。不得

其識。今載於轅固爲清河王傅之後。仲舒亦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母生。菑川人公孫



宏亦頗受焉。仲舒傳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

罪益造苑馬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平準書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

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荀紀百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

明矣今附於中三年夏旱之後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荀紀百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

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

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年十

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太子長而好書學善史隸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

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悅每歎服以為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

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也。武帝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紀考異曰鍾繇言於魏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

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欲腐刑者許之之下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為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然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

日也今春三月立子舜為常山王。漢書本紀舜王夫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為王。五家博士韓嬰為常山太

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傳韓嬰匈奴東

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為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綰子也。侯表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為蓋侯。侯表秋

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雹。考五行志及荀紀亦作雨雪。當是史記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

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取苑馬。漢書本紀。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西北邊四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時李廣爲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

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傳。廣秋七月辛亥。日

有蝕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爲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尅爲治。荀氏漢紀。甯成爲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荀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長

乙巳晦。未爲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爲晦。又丙午晦。丞相

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則丙午爲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丙午晦。丞相

桃侯劉舍免。百官表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寶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弋。難以爲相。特重。遂不用。寶嬰八月。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

反。王辰。按長歷。是月有丙辰。戊辰。無王辰。不敢意改。今除去之。綰爲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

西漢年紀 卷九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衛綰傳以衛尉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不疑傳

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考異曰：傳以為孝景季年，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為朝臣，過

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諛讓，為便坐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

訢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傳田蚡益貴幸，為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中大

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孟諸書。王后賢之。田蚡傳及外戚傳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為景帝季年，今附於後

二年，京師士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為蜀郡太守。考異曰：景

帝末年為蜀郡太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讀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

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教同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顏曰：少府即掌財物，買刀

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

學官於成都市口，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讀曰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

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得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

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讀曰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

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

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循吏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之欲。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

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讀曰繫之。刑法志。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

皇帝。紀本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